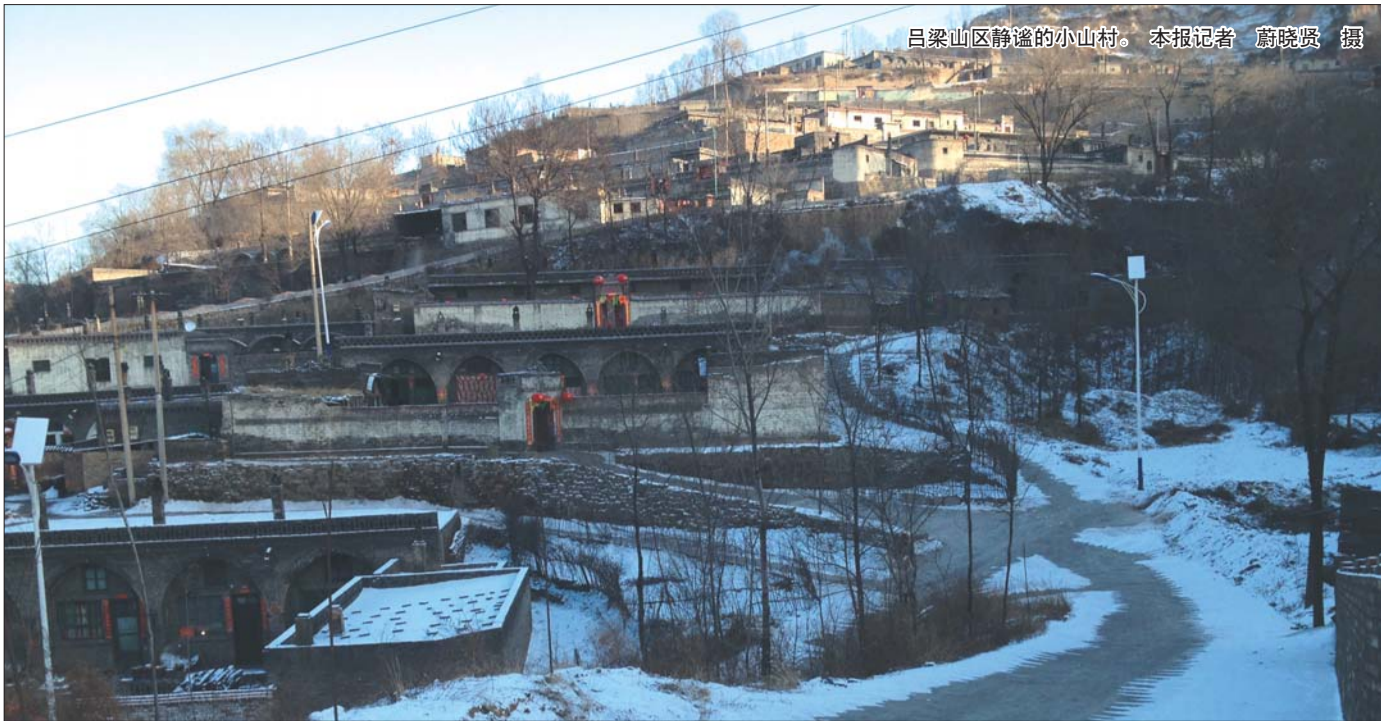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连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鲁迅先生的《祝福》里的这句话,形象的表达出了中国人对春节的重视。随着历史的脚步,旧的年俗消失,新的年俗兴盛,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改变不了的是人们在春节里对故土的回忆和对美好生活的祈福和盼望。



吕梁山区静谧的小山村。本报记者 蔚晓贤 摄

山西吕梁山区小山村:

味道淡了 感觉还在

故乡再穷也要有人坚守

陈树清是后洞村新当选的村委主任,在这个人口不足二百人的下山村里当村干部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在后洞村陈姓家族是第二大家,今年六十多岁的陈树清排行老二,叔伯兄弟十几个,他是唯一一个留守在村里的陈家兄弟。因相邻的矿区长期开采导致地下水流失,采空区塌陷,后洞村变成了一个一无良田,二无资源的穷村,青壮村民相继离村生活,人口也越来越少。陈树清的孩子们也都在外工作,村里就剩他和老伴一起生活,不是他不想离开,而是他身上肩负着一个重任,陈家必须得有一个人守住父辈生活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陈家香火延续的源头,也是陈家一族维系亲情的原点。

每年除夕夜,陈树清就会把陈家列祖列宗的神位请出来挂在院子里事先摆好的供桌前。所谓的神位

就是一副填有先人姓名的画,辈份最高的先人排在最上方,他的后人依次按支系排列,画上还有很多空白的位置,如果族中有人去世,他的名字就会出现画中。陈家的神位托给陈树清保管意义重大,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陈家老小会相约一大早回到后洞村陈树清的家中举行祭祖仪式,各家带着供品、纸钱、鞭炮,然后由族中的长辈带领全体家族成员行礼祭拜。

这代表山西省大多数地方春节的祭祖方式。祭祖于是也成了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些年山西不少村庄由于煤炭的过度开采而逐渐破败,但村民们依然坚守祖生活过的地方,其中既有无奈也有不舍,毕竟如大潮般的城市化过程中,总有人得守住先人的根。

资源告急后年俗也变了

即便是在资源严重匮乏的今天,也难改山西在人们心目中煤炭

大省的印象。后洞村就位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后洞村本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宜人村庄,甚至有“花果山”的美誉,但这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洞村与周围几个村庄就遭受了严重的煤炭采空区后遗症影响,后洞村不得不整体搬迁。

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山西春节的民俗文化中孕育出一个独特的内容即“摆火楼”。所谓火楼就是用优质煤块摆成的塔状物,中间装有木柴麦秸等易燃物。火楼摆在院子当中,除夕的下午由年长者搭建而成。先选出乌黑发亮的大块无烟煤,再用斧头顺着煤块的纹理小心翼翼地分割成大小均匀的煤砖,在院子的平地上先铺一圈耐火的砖头,煤块顺着砖头的基础依次往上摆,摆到四五层的时候,把劈好的干柴竖起来插在中间,干柴里夹着引火用的麦秸,一切妥当后,煤块再接着往上摆,此后越往上口越往里收,直到封顶时,一个尖塔状的“火楼”就出

现在眼前了。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各家各户就要起来放开门炮,接着一项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要开始了:点火楼。火楼搭建不容易,点也不容易,既要让它顺利点燃,还要保证不能把它弄塌,等火楼燃起,火焰或从煤砖的缝隙中冒出来,不一会就烧得红彤彤,因为煤质好,没有烟,而且煤块燃烧时产生的焦油会把煤块黏在一起,远处看红光一片,近处看热气逼人,也因此讨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

而火楼文化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短缺也逐渐寿终正寝了,就连紧挨着一个大煤矿的后洞里也完全绝迹了。“不用摆火楼了,连烧饭取暖的没都还没有咧!”

“火楼”消失了,村民们似乎并不怀念,甚至对那时候暴殄天物似的行为感到一丝后悔。如今村里人都老了,也没有精神头折腾了,祝福的方式有很多种,年怎么过都是过。

本报记者 蔚晓贤

菏泽巨野太平乡:

年俗保持得很完整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春节元素已经渐行渐远,而有些传统的春节年俗亘古不变,在菏泽过年有很多民俗,比如祭天地、请家堂、给长辈磕头拜年、蒸花糕、守岁等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过年磕头,也许很多地方没有这个风俗,但在菏泽那边却一直保留着。当地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吃了饺子不拜年装傻”,说的就是大年初一起五更吃了饺子就拜年的风俗。传统正宗的磕头要求双膝跪地、俯身稽首、磕头祝福,并且对每位长辈都要跪拜,从头到尾跪地、叩首、起身,再作揖,不能偷懒。

在初一早晨四点多钟吃完饺子后,就是晚辈给长辈,年轻人给年长者拜年磕头的时候了。走家串户地给辈分高的人磕头拜年,有的时候辈分高的人的院子里,会跪一地人,真是壮观啊。

磕头也有规律,大都遵循从近到远的规律,把家门口附近的磕完后,再去村的另一头去磕头。磕头都是统一标准的,男人们一般都在长者家中的主前磕四个,给老人都是磕一个。由于当时还没有天亮,所以在大街上能遇见很多人,在街上遇到了长辈,也会就地磕头,经常听到“大叔,在这就磕(头)了啊”。初一拜完,初二开始了一轮亲戚朋友的拜年活动,一般来说初二开始,姥爷舅舅姑姑家,然后是按照亲戚的远近安排依次拜访,但这里的拜年可都要磕头的,当然只拜长辈,而且是严格有序。

“新年来到,糖瓜儿祭灶,姑娘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婆儿要吃大花糕。”在菏泽,过年的时候有蒸花糕的习俗,也就是用面粉和枣做成的塔型的



菏泽农村里过年蒸的花糕。本报记者 丛书莹 摄

花糕,这花糕的糕与“高”同音,而且是一层比一层高,寓意日子红红火火,步步高!

过年作花糕,花糕外形美观,松软可口,有面粉的香与红枣的甜。花糕制作工艺繁琐,平时很少做。过年就不同了,过年吃花糕代表喜庆和吉祥,如果谁家过年没做花糕,人家就会说这家人真懒,一年了,连个花糕也不做,会被人瞧不起。做花糕的人家,则寓意着人丁兴旺,幸福安康。所以,家乡的人每逢过年,都会想方设法做一个花糕。

在菏泽太平镇南孙庄,83岁的王奶奶说,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蒸各式各样的花糕,每年的三月初三,她便和乡亲们去庙会上蒸花糕,最大的花糕有一米多高,要五六个人一起制做。

另外,新婚的夫妇过年时也要用到蒸花糕。新婚的婆家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让新娘把花糕带回娘家,这是团圆、喜庆的意思,让娘家能够感受婆家对新娘的喜爱之情。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日照东港区两城镇:

除夕年夜酒真热闹



日照的农村有挂福字祈福的风俗。本报记者 秦昕 摄

李晨曦的老家在日照市的小县城里,由于家里人口多,一到了过年全家的亲戚朋友都要回老家。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家里就要张罗着过年的年货,一片忙碌的景象。迎春的对联福字随处可见,一片欢喜。李晨曦家中人口多,到了春节,家里就是热闹非凡。

每次春节回老家,一进入村头就能见着各家各户开始张贴对联福字。走到小巷子口,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气飘来,便知道家人已经在家中准备着年货。年货最主要的就是“吃货”,于是每次放假回家,吃一伴伴随着整个假期,每逢过节胖五斤,这就是假期生活的真实写照。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大包小包地拎着,不管是以前在外地上学时,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过年最重要的就是贴对联,农村的讲究多,大年三十(廿九)中午开始,李晨曦和爸爸就开始在老家的门窗上贴春联。以前,老百姓喜欢找一些习书家求春联,现在一般都是从市场上买。李晨曦的爷爷

从小练毛笔字,家中的对联从来都是爷爷亲自写的,一过了小年,李晨曦的爷爷就会拿着毛笔挨家挨户的写对联,在爷爷的心理,对联还是自家写的好。对联不仅要在家贴,在沿海的渔民还要将对联贴到船上。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日照谚语中将除夕夜定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按照传统到了晚上,家家点亮天灯,一个大家族的男人们通常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按照辈分次序挨家拜年喝夜酒熬夜,男人们喝酒也有讲究,无论到谁家喝酒,也无论喝多少,在离开的时候,都必须在酒壶里剩下一些,寓意年年有余。主妇们则会在家做年夜饭,包饺子。

日照的年夜饭很有讲究,现在菜品越来越多,但是鱼眼豆腐这两个菜是必不可缺的,象征福气多多和年年有余。以前在家的時候,时常有叔叔端着大盆送来,里面有猪肉、猪下水等等,直接切了就能吃。家里买菜也很豪气,蔬菜都是成批成批地买,猪肉要买也是一条猪后腿、半只猪。

大年初一都要吃饺子,一般要往几个饺子里面上硬币,混到一起煮,谁吃到有钱的饺子,就预示着新的一年有福气、挣大钱。吃完早餐后,大人孩子穿上过年的新衣裳开始出门拜年。日照拜年也有讲究,初一是本家族拜年,留下男女长辈在家里接待别人的拜年,晚辈则成群结对地出门拜年,一般先到近门近族家拜年,给长辈磕头,然后近门、近族聚在一起给别的家族拜年,一年求得顺顺利利。

本报记者 秦昕



菏泽的农村还保留着磕头的习俗。本报记者 丛书莹 摄



菏泽的农村人在请家堂。本报记者 丛书莹 摄



日照农村里春节的文化生活很丰富。本报记者 秦昕 摄